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明



皇帝

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
題奏日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
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

明代人君宴處
深宮罕聞召見
大臣之事案宗
獨能從容延接
以諸司章奏而
加裁決尚知屬
青台之書月

健等正宜彈志
竭誠以冀贊成
上理河轉以事
體繁多請出外
詳問是君方殷
勤垂詢而臣子
意已憚煩不獨
無以副瞻咨亦
實所以乖夙夜
蓋由當時堂庶
睽隔為大臣者
遂不復知引討
之可移恩剖耳

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

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

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

自塞雲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合今自塞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指揮劉

銀等戰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

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

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方許告納
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
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
先是李敏巡撫大同見北方諸省轉餉至者道遠耗
費及為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奏令糧一石徵銀一兩
輸邊民樂輸齊一時稱便然軍儲由是全資市糴始
則利歸勢家後乃空乏時告云 李敏字公勉襄城
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寬下廷議列上其

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
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
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
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
部尚書屠滸以越名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
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
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
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守京師聽征討各有所
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
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
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
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敕
大臣揀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鈐束出入從之

戊午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監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

寬

字深博
長洲人

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

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
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
人八歲就傅即居宿于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
且然况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累招野然克埒等侵擾

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

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

在寧夏府平羅縣西北

獲駝馬牛羊

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

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

憲卒

越舉舉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忽旋風起飄其卷入雲中及執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

從風中墮謚持以獻視之乃越卷也帝語吏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不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立邊功遂至封伯督兵既久健將武技多出其門賞予畧無吝惜嘗一夕值大雪越故豪縱方罔燼飲諸伎擁琵琶時一小校詞獻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卮命飲即賜之卮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

校風吹物安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蓋詭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詰朝鮮使臣說詞附進景泰通商深信於為神奇且

謂其當任風憲
附會真不值一
笑然越以依附
中涓同節欲以
逞其豪縱品行
未無足稱則爾
時之起校臺中
久安知非別有
黃緣牽引將借
此以掩人耳目
乎

予之後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初比汪立既差復結
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改各檢成鄙之然自越死後將
餘卒情冒功乘餉溢
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九月華益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
稱賢相至是以目青三疏乞休始許之恩賚視常典有

加溥性凝重度量宏遠既為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
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于所言亦皆聽從欽天監

革職監正李華為呂國公張密擇葬地中旨復官溥
等言即位以來未有內降倖門一聞未流安底臣等
不敢奉詔遂收旨還占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
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若遣使萬

一抗命新機國體開罪與師則生其中國非計之得也于是眾不違使詔祭三清樂章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務誣尤甚乃止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鴻等力言其妖妄引唐憲宗宋徽宗為危帝深感其言鴻歸後踰年卒贈大師謚文靖

張登興濟人皇后父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

郎中何孟春

字子元
邯州人

曰宜慎火已而禮部內府軍器

庫香經廠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朝臣交詰李廣
賄賂公行實為
律所不宥孝宗
得其簿籍方下
法司按問乃因
鶴齡之解遂寤
其事則所謂黃
白入米必入
鶴齡之家貧風
何由而遺法紀
尚安在乎至羅
以以其皆部寺
將帥之官嫌于
榮白尤為非禮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于
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謂建亭犯
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
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
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白廣食
幾何其家亦甚隘豈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
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

大臣而至于
得奸端已不
以廉恥自勵
當申憲無以
牟邪若僅容
引退或假他
巽然則羅狀
致不明人豈
以示懲勸哉

夜赴壽寧候張鶴齡

世之子

求解事得寢

時方以宮災求直言編修羅玘上言日今日

之事如癘瘡割之去易而身危消之去遲而身安竊
見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其間有部寺之尊將
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丙魏姚宋方召衛霍今一
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丙魏方召之徒亦不復信此
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廉恥愈哀乞密諭賄廣者引退
或以他事黜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章下
所司 羅玘字
字鳴南城人

閏十月初壬戌朔日食

巳未 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敕山東撫按重建及成

在十七年

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

字君謙
吳縣人

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授神器其後太宗
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
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
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
議格不行

庚申 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

例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已私條例由

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

廉

字方震
豐城人

疏請刪例從簡

畧言高皇帝肇造之初特
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且論之曰立法責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臣以為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議例望持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責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滯律之正庶刑官有所遵守

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

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所

請頒之中外帝前後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

與閔珪

字朝英
烏程人

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歸仁恕天下

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果禦之收績

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

正統中置今省故城
在朔平府平魯縣北

果及都

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死命平江
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

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

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輔之子等自

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會孫等三人而召

鎮遠侯顧溥興祖孫督團營其後和碩謀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

帥因言京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

國公朱暉

永之子

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達為監軍雄

孝宗接見廷臣
忠納黨論頗能
力矯英憲兩朝
積習獨于回護

中官之見尚未
盡除如各省鎮

守甚多供億頗

擾劉大夏嘗極

陳其言卒以祖

制為言不肯聽

革至于出師北

征還將既屬非

人而監軍尤踈

故政王雄以魚

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
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衆之存亡試之謀勇

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

不多于銳也願陛下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

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今之

謂是為此亦期
自古知今乃竟
以妄言下獄他
日尚信苗逆之
說欲為興兵大
舉足知其惑惑
已深史稱劉健
等言無不從何
不聞于造膝之
時密陳一語則
所謂李謀劉密
者果安在乎

監督即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

畧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其

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望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此外

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
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國節財用停齋
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開田撤還陝西織造內
臣賑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內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師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

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

在錦州

既而西歸復進掠延綏

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
統都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寧夏敵已飽
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于河套僅斬三級以
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
寧夏境戕殺慘酷齒骸遍野關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鄆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
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巡撫熊翀以為秦璽
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

字曰川
新喻人

言秦璽完毀具

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
殊蓋後人倣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
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

注見
前

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

王軾

字用敬
公安人

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構相仇

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

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衆攻暢破百餘寨

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

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

入霑益州

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府

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

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劫掠普安幾陷命

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劫

擄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
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
四人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文升在班列中最為者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

嘗召

劉大夏以廣東
縣師召長夏官
倚任初無殊異
乃當出任封疆
並未聞其上章
引疾又一庸召
命輒爾再四堅
辭為總督則無
疾為尚書即有
疾謂不以外
所得登書殊視
其誰欺乎此亦
宗而結其故則
以民窮財盡度
力不辦為詞更
為支吾益時勢

見後閩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
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

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再至以疾固辭帝不允仍
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
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
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叅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
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

字引之
任邠人

疏劾暉等西討無功

急須補救益
勇往任事以
報稱若明知
然而畏難苟
其尚可稱爲
忠體國之大
耶

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
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餘萬而首功止三級
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上有功將士至
萬餘人假使馘一渠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
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
論罪置重典不聽

壬戌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

上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

在貴州南龍府境

官軍四面急

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衆為亂鎮兵討之不下戶部主事

馮顥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

在瓊州府定安

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熱黎內為生黎山水亦分五派環繞郡境入海

林菁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衆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土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得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

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于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

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
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
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貴

先是雲南景東元開南州明置府今府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

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隴川宣慰司雨雪如手掌盡殺禾

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屢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

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由官不得人上下攬

孝宗之于劉大夏傾心倚任屢納方叔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均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于府部閣臣不免心存吟域至焉

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干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于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

久太平先務復
以天下自治為
言尤為樸棧無
實而中官鎮守
肆害方深孝宗
不行遽革更當
反復畫言何一
聞擇庶之語輒
為頓首稱善乎
且錫予乃君上
大權孝宗果悉
大夏等之贊何
妨顯加褒異顧
袖金而賜且命
勿行瓦謝欲旌
廉潔之風而特

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

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

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

與也既而寇犯大同中官苗達貪武功勸帝出師帝

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

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不可大夏曰

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

公小違節制謂邱福舉十萬眾悉委沙漠柰何易言

涉苞莖之跡蓋
堪斷耳

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

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

帝嘗諭大夏曰臨事
輒思召卿又以非卿

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
不敢帝問何故對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
可也揭帖滋弊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又嘗問天下
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
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
鎮守中官之言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
吏供德不能敵一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
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擇其廉者而後用不然
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一日大夏與戴珊同侍帝曰
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
袖出白金資之曰少佐爾廉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
忌也珊以老疾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夏宴見復代

珊請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聖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非何忍言歸大夏出以告珊珊感泣曰臣元是官矣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衆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

利弊具議以聞

當是時健等三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

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帝寵任健等特甚三人皆賜蟒衣閣臣賜蟒自健等始

甲子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寬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毋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

諡孝肅
皇后

定祔廟制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
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墻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
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
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
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
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脉乃
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

始祔三后自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
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
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
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
謂紀
太后 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
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
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

唐宗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是闕宮之
義宜倣故事于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
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于
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于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
令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
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
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啟衷
閩縣人請京
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去之命從所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星子

宋縣今為
南康府治德

安

五季楊吳縣
今屬九江府

二縣人溺死者無算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
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為西衛納
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
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
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嶠言古者
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召羣臣多
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
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事跡無以究其始末
乞敕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
君言動舉無所遺羣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

字道夫
海陽人

為嵩明州

元置
今屬

雲南
府同知

張天祥掩殺無
羊筋詞誣奏其
証本無可竟吳
一貫從實按勘
並非周內孝宗
乃因東廠奏其
誣枉竟不虛表
察核盡反獄情
梳一貫以反坐
之律寔不免于
偏信生奸閔珪
職居刑部自宜
以平允為期乃
惟于擬罪輕重
爭論斷斷而獄
獄之虛實是非

先是泰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特揮張天祥出關

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張鷟

字用和歷

城人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卻發其事命一貫

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

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

門親鞫之盡反前獄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

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

原擬上請一貫嵩明州同知茂擬允洪反得論功帝

並不聞一語制
辨決一貫抱屈
無伸又豈所以
佐協中之治乎

晚年委任大臣中官勢稍絀而天祥事發自東廡廷

議猶為所撓焉

罷雲南銀場

乙丑 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

字廷祥
南昌人

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取

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
人其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

字獻吉
慶陽人

于獄即釋之

孝宗既知小人
輩欲殺直臣不
肯杖夢陽以快
其欲實為明察
又有何不得自
主必予下獄而
後宥出子且鶴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
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
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鶴
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
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懇帝帝不得已下夢陽
獄尋即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懇不已帝弗
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母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
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

諍兄弟恃恩犯
法自宜早加錮
平得如斂散自
全必待其入侍
南宮從容容勅
史何以少儆凶
頑坐使鶴齡等
騎縱日深至嘉
靖時終遭禍敗
所謂愛之適以
害之耳

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
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
齡語左右莫聞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
迹

夏五月帝崩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
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
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欵欵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

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

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于是月時東宮舊監劉瑾等

瑾與平人本談氏子幼自

宮授中官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鐘鼓司
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

相交結時謂之八日導帝遊戲由是急于政事遺詔
黨亦謂之八虎

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劉健等因久雨上疏
言之帝雖溫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

在昌平州筆架山東南

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
勤政愛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
物康阜易曰無平不波無往不復
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 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聽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候數日

未奉玉音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
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
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
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伏乞聖明
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
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
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
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

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

劉健等以

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

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百八十餘

人帝不盡從復劾廢閹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

泌陽人

代之

時朝政已移于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

推兵部侍郎熊繡

字汝明
道州人

可任繡不欲出外頗怏怏

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
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
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
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
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
但云捐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于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于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

上元人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
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

瑾與馬永成等日進鷹犬歌舞角觝

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令鎮守內臣各進

健等謀去

萬金奏置皇莊增至二百餘所畿內大擾

之會言官交章論劾

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諧
字世和會稽人佑字汝翼雙流

人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

字本清豐城

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寵倖帝意

人瑄之子

頗動而不能斷也先是戶部尚書韓文

字貫道洪洞人
宋宰相琦

後之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

陽進曰公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閹執政持甚力公

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易耳文毅然改容

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

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遂率諸大臣伏闕以上畧

伏覩近日朝政益非踈令失當中外皆言太監馬永

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

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于

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細人惟知

盡惑君上以便已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

八堂亂政惟以
聲色犬馬為志
上心武宗已久
為宗祿轉文等
力陳奸瑄罪惡
勸以奮乾剛割
私愛意殊懇切
武宗即未能覺
悟其夫翻然改
能何至一聞請
誅奪閣之言輒
爾驚泣不食袒
腹之極遂至于
情不自持傍徨
失措其意朕嘗

在陛下一身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蓬粉若輩
何補于事竊觀前古闕宦誤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
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
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
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入帝驚泣不食
刑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

乃遺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
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為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
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
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邪慨然曰閣議是具

聞之狀實為可
憫可恨然武宗
是時年已十七
尚茫無知識若
此其不致踵洪
唐禍變豈得謂
非天幸歟

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

健迎謂曰事垂濟公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

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

生諸先生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

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

侍郎王鏊

字濟之
吳人

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不處奈何

榮曰榮頭有鐵裏耶敢壞國事遂退健約文及諸九

卿詰朝伏闕面爭王岳從中應之因誅瑾等焦芳聞之
馳告瑾瑾乃率永成等夜伏帝前環泣以首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磔餒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也
帝曰何故瑾曰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
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帝
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各分
據要地及旦諸臣入朝將伏闕知事已中變于是健東
陽遷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岳充

劉瑾斥逐重臣
李東陽獨以依
附免禍醜處論
昨甘與焦芳為
伍不但遇事不
能匡正且一違
瑾怒輒向帝仰
面求容東陽素

南京淨軍追殺之于途于是中外大權悉歸于瑾矣健

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哭為使
當日多出一語與我輩同去矣東陽嘿然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劉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鏊與芳同入

閣芳在閣裁閣章奏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
有不可與李東陽辯遂其間多所補救東陽雖為首
輔當委蛇避禍芳嫉其位在己上日夕構之于瑾會通
鑑纂要成瑾以啓寫不謹欲因是為東陽罪東陽大寫
屬芳為解乃止除騰錄官數人名東陽得無事是書修
于孝宗時芳未嘗為總裁官至是命文華殿改騰芳遂

才學知名亦

明人臣立身

義頗曲事閹

雖搖尾乞憐

不恤尚得謂

存廉恥者乎

時譏訪繁興

湘江春草之

不知其下生

我固不止于

食中書說者

謂其默奪潛

賴以保全善

其實理肆行

善究何曾以

言構造凶威

列名其間及進呈書辨官張駿等
皆擢顯秩裝潢匠役亦悉授官

給事中劉蒞

字惟馨
婺源人

呂翀

廣信永
豐人

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尋與

南京給事中戴銑

字寶之
婺源人

御史薄彥徽

陽曲人

等並杖斥除名

健遷既去位蒞翀抗章請留帝不聽其疏傳至南京為

協同守備武靖伯趙承慶

輔之子

所得應天尹陸珩錄以

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于是銑彥徽率諸科

道官合疏言元老不可去宦豎不可任劉瑾等激帝怒

盡逮之并蒞翀俱予杖削籍詞連承慶瀚珩亦皆得譴

阿私所好之
又何能少為

免乎

時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被罪出獄甫三日欽獨具
疏劾瑾言劉瑾小豎子耳陛下親以腹心寄以耳目待
以股肱殊不知瑾為悖逆之徒蠹國之賊竊柄弄權萬
民失望愁歎之聲動徹天地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
下然後殺臣以謝瑾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
疏請殺瑾且言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
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言尤激切既
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必
撥竒禍此必先人之靈欲寢此奏因整衣冠立曰果先
人盡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歎曰業已
委身義不得緘默負國為先人羞遂奮筆曰死即死此
藁不可易也聲遂止杖後三日卒于獄又兵部主事王
守仁等以論救銑等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
塘瑾使人追之急守仁賦詩置衣冠江岸側若自沉者乃
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
逮若父誣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守仁父華前為南京吏

部尚書以忤瑾歸故道士以為言守仁悟遂之驛將
欽字子修常熟人王華字德輝餘姚人守仁字伯安龍
場驛在貴州修
文縣治今廢

十一月削戶部尚書韓文職

劉瑾恨文甚日令人伺文過不得及是有以偽銀輸內
庫者遂以為文罪詔降一級致任給事中徐昂疏救中
旨責其黨護遂落文職并除昂名文出都門乘一騾宿

野店而去

瑾又憶李夢陽代大草疏矯旨謫山西布政
司經歷勒致任既而瑾復掖他事下夢陽獄

將殺之夢陽與修撰康海素以詩文相倡和獄中書片
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前

招致之海不肯往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為倒屣迎
海亦詭詞說之夢陽遂得釋後瑾敗海坐黨落職而夢
陽起為江西提學副使復以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
奏罷官久之乃卒夢陽才思雄鷲言文必秦漢詩必盛
唐與海及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
子皆以詩名當世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
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云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徐禎卿字
昌穀吳縣人邊貢字廷實歷城人王九思字敬夫鄆人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王世貞
字元美

太倉人

丁卯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食

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劉健謝遷雖去瑾憾不已矯詔列健遷及尚書韓文揚

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

字公實安福人

戴珊并詞臣

檢討劉瑞瑞

字德符

臺諫

陶諧趙佑等

部曹

李夢陽等

凡五十三人為奸黨榜

示朝堂名羣臣跪金水橋南宣戒之

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夏五月度僧道四萬人

復寧王宸濠

獻王權五世孫

護衛

初宸濠祖奠培犯法革護衛至是宸濠請復劉瑾受賂

遂許之

六月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居丹徒

下獄

尋釋之

先是一清巡撫陝西請特遣大臣總制三邊

自王越後總制

罷不設

劉大夏以一清才請即任之一清乃建議防邊

以花馬池至靈州地勢平行寇每從此毀墻入固原平涼不能耕牧請修濬墻整增設衛所以安內附以過外侵帝可其議為特發帑金數十萬工方興而劉

瑾憾一清不附已一清遂引疾歸尋以一清破冒邊

費逮下錦衣獄李東陽王鏊力救乃得釋

已而瑾託言還舍歸

粟多朽腐復矯旨逮各省

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

秋八月作豹房

帝為羣閹盡惑于西華門作豹房朝夕處其中

冬十月劉瑾矯旨杖戍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道死

源以靈霧時作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

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釋之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豫防蓋專指瑾也瑾大
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
小異忠一也矯旨又杖六十謫戍肅州在道以創卒
初源父瑄在天順初以忠諫名天下事具前及是源以
小臣抗節尤為上論所重云

以楊廷和

字介夫
新都人

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和先為詹事直講筵附經義指斥近侍劉瑾惡

之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及是

帝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戊辰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

字克溫宜

與御史楊南金

儼家素饒劉瑾遣人求金啗以美官儼峻拒瑾怒南

金為都御史劉宇

字志大鈞州人

所構瑾亦怒之時方考察

朝覲官瑾忽批奏尾落儼南金職初瑾每奏事必伺

帝為戲弄時帝厭之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

寺人因時竊柄
心以娛樂為逢
君之具如仇士
良所稱人主不
可令聞實若輩
相傳秘訣劉瑾

之于武宗久已

肆行盡惑尚慮

其清明忽啓弗

克久售其奸故

必伺其游戲時

始行奏事因得

以乘間弄權其

術更為險詭獨

是武宗寧遂不

以政務為念而

神紛于所從竟

爾厭倦萬幾太

阿投于其不至

于喪亡幾若後

此魏忠賢用其

術于熹宗遂以

自此大小事瑾皆專決不復白帝及是奏出中外莫

不駭異

瑾不學批答章奏皆持歸私第與妹婿禮部司務孫聰松江市僧張文冕相參決聰文冕

不能文辭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己而瑾威權日甚內外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

白本奉行

若朝制然

夏六月劉瑾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

午朝退有遁匿名書于御道數瑾罪者瑾矯詔召百

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之日暮執五品官以下三百

餘人悉下獄時酷暑曝死者三人暍而病者無算明

亡國亦足為千古炯戒矣

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為衆獲免

山壁

累日甚嘗以尚寶司卿在滯副使姚祥郎中張璘違制乘肩輿荷重杖幾死李東陽王鏊力救始釋而成之其他庶官以荷杖死者甚衆

秋八月立內厰

時東西厰緝事人四出道路惶懼劉瑾復立內厰自領之中人以微法無得全者萬姓洶洶

劉瑾創罰米法

凡朝官忤瑾者悉誣以舊事罰米輸邊刻期完納違

者罪之韓文已落職瑾憾不已首逮之下錦衣獄數月罰米千石輸大同尋又羅織他事罰至再

家業蕩然

九月建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為大同巡撫宇私市善

馬賂遺樞要大夏于宴見時為孝宗言之宇聞深憾

大夏及是與焦芳語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

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岑猛者田州土官也弘治中與思恩

土官岑濬相仇殺濬尋伏誅猛敗秋大夏方長兵部議以思恩田州俱設流官而徙猛福建千戶奏下

猛進過不肯行及是納賄于瑾
瑾欲坐大夏激變論
求復故地理評之遂興是獄

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滂亦
言劉尚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瑾亦
謂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
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
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
大夏至戍所遇國操
輒就伍所司同辭大

夏口軍國當役也瑾簡撫他事罰未輸塞
下者再後遇赦歸又瑾誅復原官致仕

已巳
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

初健遷在內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餘姚

周禮

字德恭著有續綱目發明

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凡四人

未錄也及是劉瑾焦芳日偵察健遷過無所得乃撫其事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為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邪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至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李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日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並榜禁自今餘

姚人不得授京官

夏四月王鏊罷

劉瑾橫彌甚鏊初開誠與言間聽納既而漸不能救

遂力求去疏三上許之鏊博學有識鑿少善制舉藝為當世所宗後數典鄉試程

文冠一時取士尚經術陰託者一切屏去文體為一變明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鏊與唐順之後則歸有光胡友信天下並稱為大家鏊歸後家居十五年唐薦不起及卒贈太僕諡文恪唐順之子應德武進人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胡友信字成之德清人

五月改翰林官吳一鵬

字向夫長洲人官侍讀

顧清

字士廉華亭人官編修

等于南京六部

劉瑾素惡翰林官不下已焦芳亦銜之及是孝宗實錄成翰林預纂修者當進秩芳說瑾曰翰林官當擴充政事于是一鵬清等十六人俱調南京六部為員外郎主事等官

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遂以張誅

安定人

為吏部尚書
始宇介于焦芳以結瑾得入為都御史瑾好挫折臺

劉宇因焦芳文結奸闈以厚賄干進又得長吏部又以贈遺較薄私懷恨快其居心惟知網利固不復知有廉恥事矣至瑾欲用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宇

諫宇輒以小過笞御史瑾以為賢瑾初通賄望不過

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

遂由兵部尚書晉吏部

宇在兵部賄賂狼藉及為吏部權歸選郎張綵而文吏贈

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嘆

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

至是瑾欲用張綵代宇乃

令宇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明日將入閣任事瑾曰

爾真欲相耶比地豈容再入宇不得已乃乞省墓去

遂以綵長吏部綵先為選郎移疾家居瑾以同鄉起

用原官大悅之一歲之中由郎署長六卿變亂選格

賄賂肆行金帛奇貨相望塗巷

綵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妻妾美綵特

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內牽其

妾輿載歸其

肆橫如此

秋小王子寇延綏

尋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

字汝粟遷安人

率師禦之頗有

斬獲敵伏兵突出寬中流矢死

湖廣江西四川盜起

時連歲饑饉四方盜賊並起湖廣則沔陽

元府明為州今屬安

八部旋即被沮
而歸又焉知非
其芳之惡其相
軋而陰為指使
予觀于張綵由
方力薦後反有
陳而段吳亦以
方黨轉眼相攻
小人傾險情態
回何所不至哉

陸府

賊楊清邱仁等

得稱天
王將軍

出沒湖湘間江西則東鄉

明縣今屬
撫州府

賊王鈺五徐仰山等桃源

山洞名在饒州
府萬年縣東

賊江澄二王浩八等華林

山名在瑞州府高安
縣西北上有雲棚城

賊羅

先權陳福一等各據山寨而贛州大帽山

在長寧縣
東南路通

閩賊何積欽等復蔓延福建廣東之境四川則保寧

注見
前

賊藍廷瑞

自稱順
天王

馮本恕

自稱刮
地王

廖惠

自稱掃
地王

等擁衆至數萬官軍討之不能克羣盜遂日熾

庚午 五年春二月以曹元

字以貞大
寧前衛人

為吏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預機務

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遂攀援入閣其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語而已

三月以洪鐘

字宣之錢塘人

總制湖廣川陝河南軍務

楊清邱仁等圍岳州陷臨湘

宋縣今屬岳州府

鐘檄布政使

陳鎬

應天人

及都指揮潘勲擊破之湖湘底寧鐘遂移

師入蜀時藍廷瑞與廖惠謀據保寧鄆本怒謀據漢

中取鄆陽自荆襄東下已而惠陷通江

宋縣今屬保寧府

尋

復遁去四川巡撫林俊發羅徇兵感之龍灘河

亦曰龍灘

是在保寧府昭化縣西嘉陵江津濟處也

賊墜崖溺水者無算遂擒惠廷

瑞本怒東奔越漢中至大巴山

在南江縣北與陝西漢中諸山相連

俊

復追敗之會鍾至與俊議不合俊別擊瀘州賊曹甫

廷瑞等乘間收集散亡勢復振鍾率兵分道進勦而

俊亦平曹甫還與鍾會賊依山結營陽言就撫以計

緩師官軍為七壘守之賊不得逞其黨漸潰鍾令永

順注見前

土司彭世麟以計擒廷瑞本怒

本怒以所掠女子詐為已女結

婚于世麟其得聞也夫世麟密白鏗鏗令許其請因
逐圖之及期廷瑞本恕及其黨咸來會伏發悉就擒
送鐘斬之餘衆悉平

事在六年

有廖麻子者獨逸去轉掠

兩川官軍不敢擊躡賊後馘良民為功土兵虐尤甚
時有謠曰賊如梳軍如篦土兵如鬚

夏四月安化王寘鐠

慶靖王
榭曾孫

反遊擊將軍仇鉞

字廷威
鎮原人

討擒之

寘鐠素狂誕術者言寘鐠當大貴遂覬望非分與其
黨指揮周昂等潛畜逆謀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

寧夏以五十畝為一項苛歛騰怨而巡撫安惟學素
殘虐將士銜次骨寘鐻使人激之咸願從寘鐻遂反
殺東惟學及總兵官鎮守太監都指揮等傳檄遠近
以誅劉瑾為名詔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軍務討
之以太監張永為監軍先是仇鉞以邊警屯玉泉營
在寧夏府西南聞變即入城謬以兵隸賊營自稱疾堅臥而
陰結壯士伺間圖之及一清將至寘鐻令昂就鉞問
計鉞方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乃披甲橫刀提昂

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鐻第縛之其衆皆潰寘鐻叛十有八日而敗檻送京師賜死黨皆伏誅
錢論功封咸寧伯

五月焦芳罷

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皆芳導之每過瑾言必稱千歲自稱曰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始張綵為郎時芳力薦以悅瑾比綵為尚書芳納賄薦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遂有隙檢討段昊故芳黨見瑾暱綵芳勢

稍衰轉附絲盡發芳陰事攝于瑾瑾大怒數于衆中
斥責芳芳大愧沮遂乞歸

六月前吏部尚書馮文升卒

文升歸後劉瑾坐以朋黨除名及是卒

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

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卒後未幾瑾誅復官贈大傅謚端肅

帝自稱大慶法王

帝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
圓明自在大定慧佛命所司鑄金印以進

秋八月劉瑾伏誅

先是張永監軍西征楊一清深與相結知永與瑾有

隙因密與畫策請誅瑾

初八黨中瑾尤狡滑為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

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同神人所共憤然張永本其黨與即種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

預楊一清乘機

慫恿而永尚懷

純慮知非復可

以大義相規因

以瑾誅公益柄

用一語中所

欲遂慨然直任

不辭一清蓋能

俱不應咸怨之瑾又嘗欲逐永永以譎免一清知之因乘間托腕言曰今反側雖除如內患何因促席盡掌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問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永業豎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頃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即行事毋須尺綫

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

則見小人賄高
以譎以行其正

百

年不以報主意遂決及將至京永請以八月十五日

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師籍籍謂瑾將于是日為亂

瑾信術者言謂其從孫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其
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

遂作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畢帝置酒勞永瑾

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鐻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

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

皆齏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

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帝親籍其家得金

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并袞衣玉帶甲仗弓弩諸
違禁物又所常持扇內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
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于市怨家爭購其肉

生噉之

二漢及張文冕等俱就戮張繇欲斃磔其屍
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

所為皆焦芳與張繇耳今我與繇皆處極
刑而芳獨宴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曹元以罪免

劉瑾敗元即日上疏請哀詔許致仕言官交劾黜為
民諸附瑾者竄逐以差朝署為清

以劉忠

字司直
陳留人

梁儲

字叔厚
廣東順德人

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預機務

忠先與楊廷和同侍講筵為劉瑾所嫉出為南京禮部侍郎尋進尚書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尚書專典誥勅儲為學士時嘗修會典及為吏部尚書瑾坐以小疵降侍郎孝宗實錄成當復尚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人遂同召入閣

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

名罷霸州
文安人

劉七

名袞罷
之弟

叛

劉六劉七並驍悍善騎射初與楊虎齊彥名等從有

司捕盜

時畿輔多盜皆配馬鳴箭號曰響馬

頗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

徵賄不得誣為盜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茂素

招納亡命為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

茂與忠皆文安人

結

為兄弟黃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得出入豹房侍帝躡

鞠而乘間出劫如故已茂為捕盜御史寧杲

遼東海州人

所擒六等詣官首伏兵部奏赦之令捕他盜自效六

等憚要束及是叛去聚眾剽掠旬日間至數千畿南

正德間羣盜並起其招徠之勢殆比方臘楊公而更甚然如劉六劉七既以捕盜有功何賞錄不及轉令人得誣為盜驅之使入荏苒且張茂既為逋逃湖藪實亡命渠魁乃郡縣置若罔聞

不思早為剪滅
兒任其畜緣官
行出入豹房並
無一人舉發其
事聽其却掠自
如政令廢弛若
此無怪盜氛之
日熾也

大擾有趙鏈者

亦曰
夙子

本霸州文安諸生六等亂起挈

家匿水渚中賊至驅之登陸將污其妻女鏈故有脅

力格殺二賊賊聚執之遂入其黨與六等俱為盜魁

明年賊眾益多遂分為二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乃轉

掠山東

自山東河南至湖廣江西仍
由故道還抵霸州復走山東

楊虎趙鏈等擾

河南

由河南入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咸縣抵文安
仍往河間曲周注見前咸縣元州明改縣今

蘇屬廣
平府

縱橫數千里殘破州縣以百數詔以惠安伯

張偉

昭皇后兄
昇之曾孫

都御史馬中錫

字天祿
故城人

帥京營銳卒

往討中錫書生不習兵事偉紕袴子畏怯不敢戰遂

議招撫

中錫至桑園單車入賊壘開誠諭之劉六欲降劉七曰騎虎不得下今內臣主國事馬都

堂能踐其言乎徑去

桑

賊終不降于是廷臣交章

固鎮名在山東德州北

劾偉中錫玩寇召還下獄論死而賊橫愈甚

辛未六年春二月起左都御史陳金

字汝礪應城人徙居武昌

總制江

西軍務

江西盜起連年官軍屢失利金時丁母憂在籍詔起原官提督軍務討之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

狼土土兵久之兵至乃先擊東鄉賊平之

以下事俱在明年

遂

移師以次悉定桃源華林及大帽山諸賊半歲間俘

斬二萬七千餘人立東鄉

注見前

萬年

即桃源洞置

二縣招

降人居之然土兵貪殘嗜殺剽掠甚于賊金方倚其力不為禁士民深怨焉

夏四月劉忠罷

劉瑾既誅張永魏彬等猶用事永嘗遣廖鵬謁忠忠僕隸遇之又却其餽永大恨是年忠典會試帝摘試

錄中舛誤示李東陽忠知為中官所齟乞省墓歸

忠抵

家再上章乞致仕報許嘉

靖初卒贈太保謚文肅

秋八月以兵部侍郎陸完

字全卿長洲人

督邊兵討賊

張偉馬中錫既論罪兵部尚書何鑑

字世光浙江新昌人

以京

軍不能制賊請發宣府延綏二鎮兵助討詔完統之

邊將許泰

寧之子

卻永馮禎

綏德衛人

等俱聽調遣師行至

涿州忽傳賊犯固安且逼京師帝御左順門召閣臣
及鑑諭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因命鑑召

完入衛完遂趨信安

鎮名注見前

檄泰永擊賊霸州敗之

京師乃解嚴已而邊兵連破賊完請益發大同遼東兵濟之內官谷大用張忠意賊旦暮且平乃自請督

師冀邀封賞詔以大用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

忠之子

為總兵官忠監神鎗帥京軍五千會完是時賊益南方圍濟寧焚糧艘大用等駐師臨清觀望不敢進會明年正月帝將有事南郊賊遂謀以十二月朔伺帝省牲乘間犯駕乃疾馳而北先一日至霸州鑑立奏

聞卽夜嚴設守備迨明帝召問駕可出否鑑請早出

安人心帝成禮而還賊知有備西掠保定以去

明年正月

劉六復突霸州帝召大用銳回禦近畿大用銳遇賊于長垣大敗廷議召二人還

冬十一月地震

霸州尤甚三日中十有九震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

字子充鉛山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預

機務

先是宏以帝耽宴樂早朝日講俱罷上疏切諫報聞

及是劉忠致仕遂以宏代

黃河清

自清河口

注見前

至柳舖九十餘里凡三日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

字濟物蘭州人

咸寧伯仇鉞討

平河南賊

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

虎為邊兵所追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感之

虎遂溺死

小黃河在宿州北與河南夏邑縣接界

餘衆悉奔河南推劉忠為

首稱奉天征討大元帥趙錢副之分其衆十三萬為

二十八營

應二十八宿

以牽制官軍

錢于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專事淫掠錢

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以

馬文升家在舍之去及入泌陽燬焦芳家掘其先塚芳走匿束草為芳像寸裂之曰吾為天下誅此賊

朝

議以畿輔山東賊委陸完而命澤與鉞專辦河南賊

時叅將馮禎戰死賊方張及聞澤等且至素憚威名

奔迸四出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潁州諸將神周

壽州

人英之子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于羅

田蕭梁縣今屬黃州府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為二惠北走商城

鏃南出潁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鏃源追惠連戰皆

捷鏃轉至應山

隋縣今屬
德安府

衆略盡薙髮懷度牒潛至

江夏為軍校所執送京師伏誅惠追及于南召

明縣
成化

中置今屬
南陽府

官軍射中其目自縊死餘黨先後勦捕悉

平

秋八月陸完追賊于狼山

注見
前

平之

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出沒畿輔山東之境沿及淮北
官軍雖屢敗之而賊招聚散亡旋即復振會河南賊

已平其勢始衰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都御
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口指揮滿弼追及劉六
中流矢赴水死劉七齊彥名率舟東下由黃州至鎮
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勦大兵盡集
江南北賊猶乘潮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

在常州府

武進縣西北南通運河北達大江唐刺史孟簡所開因名

尋抵通州颶風大作棄

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感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
矢亦赴水死餘賊盡平

賜姓始于漢之
秦春至唐而降

臣蕃將皆著屬

籍官為秦乳不

經苦義子乃五

季奸雄割據所

藉以蓄養羣

材其名尤不可

為訓武宗性耽

嬉逐所悅者皆

亡賴之徒如張

茂以大盜而入

侍蹤勤則其冗

雜下倫已可駭

見乃至中官奴

卒遂得賜姓朱

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

帝所悅中官奴卒輒收為義子亡虜亦與焉並賜姓

朱氏

召洪鐘還以彭澤代之

四川餘賊廖麻子喻思侔連陷州縣勢日猖獗言官

劾鐘乃召還以澤往代澤與總兵官時源數敗賊廖

麻子喻思侔皆就擒澤遂移漢中請班師未報而內

江隋縣今屬資州榮昌明縣洪武初置今屬重慶府賊復熾澤旋車討平

之詔澤暫留保寧鎮撫

冬十一月調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入京營

初大同遊擊江彬

宣府人

領邊兵討賊及賊平還過京

師因結義子錢寧

太監錢能家奴

以進未幾大得幸寵在寧

上寧心忌之彬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

京軍請互調操練言官交諫大學士李東陽疏陳

十不便皆不聽于是調四鎮兵入京師號外四家軍

彬兼統之帝別令羣閹善射者為一軍與彬等晨夕

以異類而附
宗盟更復成何
團體由其好狎
世人遂宜賈賤
豈卑于不顧支
味所聞而紊履
以此其他尚可
同乎

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聲達九門

又作東西宮廳于禁中視團營命內

官義子分領之帝時臨閱名曰過錦

十二月李東陽罷

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之

東陽立朝五十

年清節不渝以文章領袖搢紳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率槩然有所成就初與劉健謝遷請誅劉瑾及健薨去而東陽獨留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荆門生籍東陽得書後首長嘆而已然方廷璜肆虐時潛移嘿奪保全善類天下亦陰受其庇云致仕四年卒贈太師諡文正

癸酉八年春正月召陳金還以俞諫

字良佐
桐廬人

代之

初陳金破東鄉賊土兵邀賞千金金靳不予乃縱賊使

逸黠傑者多不死金急欲成功遂下令招撫及破桃

源賊金與諸將置酒高會賊賂目兵乘間遁去轉

掠徽衢間餘衆復集攻剽如故至是言官劾金乃召

還以諫為都御史往代賊渠王浩八屯貴溪

唐縣今
屬廣信

府之裴源山勢甚盛諫潛軍夜破之擒浩八又進勦

桃源東鄉餘賊悉平之

秋八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善巴卒其子巴雅濟

舊作拜牙即襲封忠順今改後仿此

王淫虐不親政事嘗恐其屬部害己土魯番首莽蘇

爾

阿哈瑪特子嗣為蘇勒坦按莽蘇爾舊作滿達兒今改後仿此

數以甘言誘之

爾狡黠過于其父時有吞復哈密之意

至是巴雅濟遂棄其國奔土魯

番莽蘇爾奪其印即遣和卓塔濟迪音

舊作火者他只丁今改後

仿據守哈密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帝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為奇巧以獻

令所遣人入宮懸掛皆附著柱壁復依簷以貯火藥遂

延燒宮殿皆盡

大盛時帝猶往豹房回顧光缺燭
天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

揚

廷和等請帝避殿下詔罪己又疏請早朝宴罷躬

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

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

江彬毀京城民
居為皇店酒肆

出西僧省工

作減織造語皆切至帝不省

二月以禮部尚書靳貴

字允道
丹徒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靳貴以宮僚舊恩

貴先侍帝東宮

故有是命

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致仕歸後帝

至江南會貴卒親臨其喪命詞臣撰文皆不稱旨帝乃自為文祭之

夏五月費宏罷

○

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宏綵幣珍玩拒却之寧

慚且恚初宸濠行賄劉瑾得復護衛事具前及瑾誅仍

論奪至是宸濠因伶人臧賢輦白金數萬徧賂朝貴

奏請復還所奪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

完前為江西按察使

與宸濠善

中官持奏詣閣宏力持不可諸嬖人乘宏讀廷

試卷取中旨予之于是宸濠與寧合數偵宏事無所
得以御史嘗劾宏第竊不當留翰林即指為宏罪中

旨責宏令自陳狀宏即日乞休命并竊致仕

宏甫發京師率

遣騎尾之至臨清
焚其舟資裝盡燬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

土魯番既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謾書索犒賜邊

臣以聞請遣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

辭不許澤至甘州土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

奔蘇爾竊據哈密公然投進謾書彭澤奉命經理即當督勵將士恢復故城使之震懼國威不

敢再行蠢動既
或改圖向化亦
必俟其誠心款
服方可為代請
祈思乃聲言得
賂歸城即遣人
以幣帛酒鎗先
行往賂褻團體
而啓戎心莫此
為甚及偽還城
印澤又不親往
審察輒以為體
事已平奏聞赴
召更屬欺罔之
尤比莽蘇爾狡
黠自如再邀重

言與我金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

款也遣都督沙呼實

哈密回回都督先以國亂徙居肅州按沙呼實舊作寫亦虎仙

今改後

以幣二千銀酒鎗一往賂番酋莽蘇爾令還

仿此

城印莽蘇爾偽許之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平

帝即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

召不納初沙呼實陰與莽蘇爾通為之耳目據城奪

印皆其謀澤不知而遣之及澤還已雅濟在土魯番

迄不返和卓塔濟迪音據哈密亦不退久之莽蘇爾

而巴雅濟仍
被羈留終不能
得其要領實澤
之苟且集事有
以致之厥後澤
削奪之由雖因
土瓊私心報復
然坐以誣妄辱
凶澤又豈能自
為解免乎

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

事在十一年

而巴雅濟仍留如故

既而沙呼實復誘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復
取哈密以萬騎寇嘉峪關遊擊尚寧戰歿詔澤提督
三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實及沙布
塔絕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為副總兵鄭廉所敗
因復求和澤兵遂罷時十二年四月也初澤與兵部尚
書王瓊有源又時時謾罵錢寧由是瓊與寧相庇欲
傾澤會澤乞歸瓊追論嘉峪之敗請窮詰增幣者主
名寧從中下其事而沙布塔之于以其父為九疇禁
繫捶死詣闕訟冤瓊欲因此與大獄奏遣科道二人
往甘肅勘狀明年勘至于澤無所坐瓊怒劾澤誣妄
辱國作為民生九疇激變速下吏削藩澤材武知兵
然性疎闊負氣其經略哈密事頗不當瓊與寧因交
讎之遂得罪時沙呼實已逮赴刑部九疇既論罪遂
得釋實緣錢寧與沙布塔之子俱得侍帝左右帝悅

之授綿衣指揮並賜國姓 陳九疇字萬學曹州人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沙布塔舊作失拜烟答今改後仿此

秋八月辛卯朔日食

京師地震

九月謫編修王思

字宜學直曾孫

為三河驛

在潮州府大埔縣西今有巡司為縣

巨鎮丞

時帝狎虎被傷踰月不視朝思疏言孝宗皇帝子惟
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其身豈可嗜酒以荒
志好勇以輕身疏留中謫三河驛丞

冬十一月廢歸善王當洹

魯王陽鑄幼子

為庶人當洹自殺

當洹以勇健聞

初流賊攻克州當洹率家衆乘城取護衛弓弩射却賊降勅獎諭名遂著

數與卒袁質舍人趙巖校射質巖家東平與吏部主

事梁穀同里會有怨質巖者誑穀云質巖且為亂穀

遂告變于楊一清兵部議以大兵駐濟南伺變而魯

王陽鑄入長史馬魁譖亦奏當洹欲反帝遣司禮太

監溫祥大理少卿王純等往按問

圓當洹第搜其兵械則前所射賊弓

弩半渝

祥等讞穀所指皆平人于是御史李翰臣劾

郊祀鉅典田燭
宿供固以備嚴
夙駕實明行事
始足抒昭格之
誠武宗悲情息
荒昧於夜旦大

殺魁誣罔宜即訊詔下翰臣獄謫其官而釋穀不問

廷臣議當洹罪無所得乃坐以違祖制藏護衛兵器廢為

庶人質等戍邊魁坐斬中官送當洹之高墻當洹大

慟曰冤乎即日觸墻死聞者傷之

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乙亥十年春正月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禮

是日漏下二鼓帝始還宮楊廷和等疏諫不報楊一
清等又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太晚入春以來漸至

禮昏暮始成全
不以敬天為念
雖升壇柴燎亦
必以惰氣乘之
褻慢就甚焉昔
齊東昏于元會
至暮受朝貽譏
前史武宗並且
蔑視明禋不幾
况而愈下乎

昏夜日月之光既遠上下之情不通侍衛被執鎧仗
自朝至暮饑餒困疲四夷貢使見此能無駭異歸而
傳語必啟戎心疏入不報

三月楊廷和罷

廷和丁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之

夏閏四月以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先是一清再推內閣不用及是楊廷和去遂以一
清代之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

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遂命允往迎以珠琲為
幡幢黃金為供具餽賜鉅萬所攜鹽茶又數十萬允
至臨清漕艘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艍

淺船也

相連二百里至成都又治入番器物居歲餘始
行兩月至其地番僧恐中國誘害之匿不出見允脅
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去士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丙子十一年夏大旱

五月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人充海戶

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諡忠宣

大夏復官後清軍御史王相見其居貧請給廩隸中

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及是卒贈太保

大夏忠勤懇篤遇知孝宗

忘身徇國于權倖多所裁抑故深見嫉于小人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士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自為曠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

秋八月楊一清罷

錢寧素善一清會有構之者因蓄怨一清以災異陳
時政譏切近倖寧與江彬等皆大怒使優人于帝前
為蜚語譏刺一清而武學生朱大周亦訐一清陰事
以寧為內主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以禮部尚書蔣冕

字敬之
全州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及是入閣

以王守仁為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南贛地連閩廣山谷深阻盜賊易為巢穴陳金俞諫

先後討之未盡不數年嘯聚復起橫水

隘名在江西南安府崇義

縣東其南為十八面嶺

左溪

即汀水亦曰鄞江在福建汀州府長汀縣東源出寧化下流至廣東

大埔縣入海

桶岡

在崇義縣西北與湖廣郴州接界

則有謝志山等泚頭

山名在廣東惠州府和平縣西北接江西龍南縣界有上中下三泚最北近龍南者為上泚在岑岡者為

中泚最南者為下泚

則有池神容

亦曰大髻等皆稱王攻剽府州縣而

大庾

唐縣以大庾嶺名今為南安府治

陳日能大帽山詹師富諸賊

復與之相應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

皆亂巡撫文森

長洲人

託疾避去兵部尚書王瓊薦守

仁才遂特用之

初守仁既謫龍場驛承地在萬山之
中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悅

服相率伐木為屋以居之瑾誅後量
移廬陵知縣累遷鴻臚卿遂推巡撫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

郊祀畢卽幸海子縱獵夜半始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

字維之
掖縣人

兼東閣大學士預樞

務紀前在禮部以帝遣使烏斯藏再疏切諫不納及
入閣同列皆倚重之

六月乙巳朔日食

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觀其所好道以佚遊止回避象懷權而不顧置其君于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夕方彘使之流連往返其情實為巨測武宗迷而不悟復諫獨行甚至索婦良家或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

江彬欲攘權數導帝遠遊使諸倖臣不得近因言宣

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何鬱鬱居大內為廷

臣所制帝然之至是急裝微服出德勝門幸昌平大

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注見前請回蹕不聽

至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閉關不奉詔乃

還先是帝將出關欽再上疏諫詞極切至不報帝既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令指揮孫璽納門鑰藏

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關不開

車駕不得出違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萬一有如土

而武宗之貽笑
千秋豈能掩乎

木我與君亦死寧生不開闕死頃之帝召璽璽辭更
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勒印
手劍坐闕門下曰敢言開闕者斬夜草疏言臣聞天
子將親征必先期下詔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
今寂然不一聞輒言車駕即日過闕此必有假陛下
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秦未達使者
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會廷臣亦
多諫者帝不得已而還京師盛傳張御史開闕三疏
云
越數日復夜出先令太監谷大用代欽止廷臣追

諫者因度闕幸宣府彬先為帝建鎮國府第輦豹房
珍玩女御寶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
樂之志歸稱曰家裏未幾幸陽和韃靼五萬騎入寇

大同總兵官王勛等力禦之轉戰五日至應州

五季唐置

今州屬大同府

帝率太監張永等自陽和往援寇引去是役

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數百人乘輿幾陷勛等以捷聞于朝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時凡調發軍馬錢糧槩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

冬十一月召楊廷和復入閣

武宗身居九五乃寵崇人臣爵號忽假名降勅自封冠履蕩然莫辨實千古未有奇聞且以至尊而下齒臣工體統之凌夷已

姓名不正而言
不順徵兆寔屈
小祥較漢成帝
之稱張公子唐
壯宗之稱孝天
下誕妄更甚乃
兒得保有宗祧
且以孝宗遺澤
本泯故不致遂
臻淪覆耶

廷和既至與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迴鑿帝

令谷大用扼闕門乃歸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帝還京師留十四日復如宣府

帝至德勝門外百官具綵帳羊酒郊迎

先是帝將至京命羣臣各

製旗帳迎及是羣臣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金織字序詞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亦不敢稱帝御帳殿閣臣奉觴稱賀

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毛紀進

奉金花帝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廷和等皆稱帝聖武帝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既還

宮于奉天門陳應州所獲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時當

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齋
遂行禮既畢獵南海子
居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

者四人餘以次追及楊廷和等諫不聽

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諡孝貞皇后

帝還京師

夏五月己亥朔日食

六月葬孝貞皇后

先是帝以孝貞皇后將葬幸昌平躬視隧遂幸密

雲
時民間訛言欲括女子以充進奉所至遁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

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撫按府部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帝聞大怒執送詔獄降雲南安寧知

州毛思義陽信人安

駐蹕喜峰口還復幸河西務

寧州元置今屬雲南府

指揮黃勲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安幸諧士元于帝帝命裸執士元至行在軍門杖之仍繫錦衣衛獄河西務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劉士元彭縣人

至是梓宮發京師帝戎服從至陵飲帳殿及升祔帝至暮乃入廟雷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

報

秋七月帝復如宣府

帝從江彬言將徧遊塞上託言邊關多警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六師往征令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左順門面諭衆皆泣諫而帝意不可回竟不聽遂復北幸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尋駐蹕宣府令兵戶工三部各遣侍郎一人率司屬以往彬又導帝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

辛總兵官戴欽第納其女

還由西安歷偏頭關抵

太原

大徵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帝悅之載以俱歸大見龍幸江彬與諸逆皆母事之

將軍不已而復加封國公武宗方自侈其名號尊崇而不知猥襲已甚楊廷和等正言極諫未嘗不侃侃可聽然前此帳聯迎迓已明著威武之名不稱尊號廷和等亦皆奉觴稱賀恬然不

梅曰劉娘娘云

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

勅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掃除邊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支祿五千石吏部如勅奉行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以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於此古今所未有也不聽又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官九千五百五十餘人封江彬許泰皆為伯

以為非何至此
始為爭執委蛇
阿順之愆豈能
因斯少蓋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

王守仁平江西賊

守仁既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呼老隸詰之隸不

敢隱因賞其罪令詞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

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

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

寨擒賊首詹師富

上

復進討大庾

生繫賊首陳曰能以歸

橫

杭宋縣今屬江州府

水左溪諸賊

令都指揮許清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知府李敷等各一軍會左溪守仁自駐

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運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遂潰乘勝克橫水

賊首謝志山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

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

當塗人

吉安

知府伍文定

字時泰
松滋人

等亦破滅桶崗賊

守仁以桶岡
險固移營近

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乞降而珣文定已冒
雨奪險入賊倉卒敗走廷鳳等遂面縛降凡破巢八

十有四俘斬

六千有奇

守仁乃還贛州誘斬泃頭賊首池仲容弟

仲安

初橫水破仲容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
備守仁佯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守仁賜

仲容節物誘入謝仲容率其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
入謁守仁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
宮厚飲食之賊大喜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
月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

遂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泃斬馘二千有奇賊

奔九連山

在廣東惠州府連平州東
周數百里環連九縣因名

山陡絕不可攻

守仁簡壯士衣賊衣奔崖下賊下招之遂上據其險

官軍進攻擒斬無遺因于橫水設崇義縣

今隸江西南安府

于利頭設和平縣

今隸廣東惠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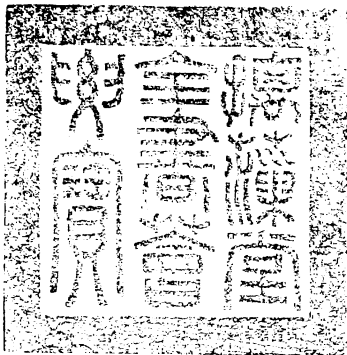
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

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

驚為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七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連

膳錄監生臣秦沆